約定 ■ 方瑞櫻

「傷心咖啡店深藍色的燈光存在城市最晦暗的角落，一閃一閃，向每一個傷心苦悶的人招手……

失去工作、失去愛情，在最傷心的絕境中，馬蒂走進了傷心咖啡店，以一杯咖啡的代價，經歷了人生最混亂豐富的旅程……」

前些時日負責人告訴我：她想離職到神學院進修。一直以來，我深知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，亦是一位永遠藏不住心事的人。我笑著問她，是否蒙主恩寵，不然怎麼會有這突如其來的舉動。她止住了平常慣有的笑容，像一圓明鏡，肅穆中帶著平靜——沒有任何理由，只因她覺得這非常重要。這令人聯想起一個久遠的故事：四處漂泊的旅行者，在歷經大半輩子的流浪後，穿過平地，橫越荊棘，被烈日灼傷，冰雪凍僵，仍繼續匍匐前行在被時間遺忘的邊緣，最後終於倒在一片荒漠之中。夢裡面，他看見一座簡陋的教室，在斷壁殘垣中撿到了一幅畫，泛黃的皺紙中漾著耶和華慈祥和藹的笑容。剎那間，他整個人癱在地上，抱著那幅畫像嬰兒般的哭了起來，久久不能自己……。

辦公桌上的備忘錄記著小雅的留言：「有什麼事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商量，如果大夥都要相繼離職，我會有一種使不出勁力的感覺。」我們是同一期寒訓的工作伙伴，在寂靜又寒冷的淡水校園裡受訓。日復一日，我們分享彼此的學習心得，摸索著未知的可能，一起嘗試建構工作領域中尚處於實驗階段的理論思維。與其說是憑藉著非凡的熱情，不如說是一份無須言語的默契。但是開學後接踵而來的各項試驗，在現實生活中卻使每個人都有著說不出口的難處。看到這則留言，彷彿見到自己的倒影在波光粼粼的湖面

中起伏不定，是這麼真實，卻又如此虛幻。我想念那一段期間大家只為一個相同理念傾盡全力的共識，那份企圖挑戰自己極限與渴望的凝聚力——像火一樣在潮濕的冷空氣中蔓延開來。然而，小雅，我想說的真的不只是想念而已！

繞過半個台灣，來到這個素昧平生的城鎮，我所能感受到的陌生與遙遠，又豈是距離二字所能形容。不知從何時開始，流進百葉窗，嘩然湧向我不再只有寂寞，我感覺到一股更深邃的力量正在醞釀、正要爆發，就像波濤洶湧的浪潮逐漸將我淹沒。在水藍色的世界裡，一派寧靜，渾然似若正在母體中孕育的新生命，就這樣暫時的與這世界隔離一陣子吧！沒有最初，亦無結束。這一刻的存在，是剎那，也是永恆；是孤寂，也不孤寂。

那天淡水大霧瀰漫，校園內像是虛擬的幻境，一棟棟建築物像空中樓閣似的錯落在一片雲霧繚繞中，這時很容易便能感覺它們孤零零的線條來。對於熟識的朋友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我們很可能認識一個人相當久，但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你眼前時，才頓然發現平常未曾留意的熟悉身影原來是這等模樣啊！人們常因誤會而結合，因了解而分開。然而倘若有一天連自己都感到陌生與充滿隔閡，這時候你又該向誰告別呢？

偶不經意的驀然回首，竟赫然發現消逝的並非只有歲月而已。在薄霧中隱約傳來的笑聲，才明白浩瀚的時空中，有限與無限原來只是一線之間。會不會有這麼一天——在若干年後和自己重逢，看見這樣一位世故、社會化、複雜難懂的自己，你竟說不出一句話來！假如生活的面貌往往充滿這麼多深沉的無力感，那麼生命究竟有何意義？據說戰爭時期有一位名醫救人無數，但當他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病患又再度重披戰袍，最後終於在無情的殺戮中犧牲時——他崩潰了，「如果我救他們只是為了讓他再回到戰場上

受死，那我又何必救他們呢？」醫生受不了日以繼夜矛盾的煎熬，他決定上山隱居。然而幾年後他又出現在村莊裡為人治病，人們好奇的問他理由，他笑著說：「因為我就是醫生啊！」回到現實生活中，你會發現許多義警、義消、社工媽媽、慈濟義工……等，就在你我生活的周遭，儘管人生不盡如意，他們卻依然很認真的活著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帶給別人體貼與溫暖。沒有為什麼，只因這是我們每個人曾經非常用心與上蒼許下的約定。

「馬蒂看見了人間最浪漫壯麗的情感，她也看見了世上最孤獨無情的人、掙扎著找尋生命意義的漫遊者、還有無可救藥的暗戀狂，他們都敢於用生命做賭注，來換取一個出口，而馬蒂找到的出口名叫自由……」。

——傷心咖啡店之歌